

新片点击

卧底探员的悲情人生

——看影片《使徒行者》



□无端

《使徒行者》是根据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同名热播电视剧改编而来的电影。虽然有不错的剧本底子作支撑,但要长达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转化为合适在大银幕观赏、剧情容量减缩至两个小时的影片,没有一番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的妙手功夫,是根本完不成的。

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电影版《行徒使者》,应该说是瑕瑜互见的作品。一方面,它依然精彩,有鲜明的港式警匪片特色。首先,该片的完成度不错,在原作基础上圆融成了一个头尾齐全、于峰回路转的情节中包含犯罪、悬疑、搞笑等元素的类型电影。其次,枪战场面做得好,很有当年香港枪战片鼎盛年代的现场感。再次就是演员。张家辉、古天乐的演技在此片中愈加精纯,两人都演出了表面不露声色其实暗潮翻滚的内心波澜。饰演董先生的李光洁和饰演欢喜哥的老戏骨许绍雄也可圈可点,尤其后者的表演简直就是教科书。

当然,《使徒行者》的弊病也同样显而易见,明眼人一望可知。因为此片是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原先电视版中的很多人物其实可以直接删除,但导演也许考虑到了一个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的问题吧,让打酱油的角色屡屡出现,这使影片人物结构凌乱复杂,加重了观众观影过程中的大脑负荷量。而且这些人物各自所处的平行线到最后也没有百川归海般地汇入主线。像余诗曼饰演的钉姐,本来是很有烟火市井气息同时又讲江湖义气的这么一个生动鲜活的卧底探员,但到影片最后,你才发现,这个人物仿佛就是“为了存在而存在”,偏偏还背离了“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古天乐饰演的少爷为什么要假扮卧底的动因也是个悬念,影片到最后也没给出合理解释。难道是少爷为了在郭铭集团内的位置分量能反超阿蓝才这么做的?可这个动机又和电影极力渲染的兄弟情南辕北辙了啊。总之,很多

细节,《使徒行者》没能自圆其说。

卧底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胜任的一个职业吧?当卧底必须有胆有识。这一类人要行走在黑暗的边缘地带,处于“无间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步步惊心,时时得警惕自己的真实身份被人看破,被人揭穿。可作为一个正义的卧底,尽管过着宛若在地狱中煎熬般的生活,还是要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使命。在片中,张家辉饰演的阿蓝和古天乐饰演的少爷是一对早就相识的朋友,彼此间有着亲如兄弟的情谊。他们一起在黑帮“郭铭集团”内辛苦打拼,渐渐从小弟熬成大佬。然而这个时候,消息传来,说集团内部有警察安插的卧底。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人自危,猜忌迭生。即便是这对本来携手并肩的兄弟也开始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对方。因为这两个人,确实身份迥异。然而多年的相处,这份日积月累的兄弟情却是实打实的。于是才会有后面那一句“如果我是警察,你会怎么对付我”的问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此语一出,身心俱伤!不过在巴西绝地逃亡的那一场戏中,两人联手御敌,以及后来少爷为了阿蓝簌簌而下的泪水,都很震撼人心。其实到了那一刻,谁是黑帮、谁是警察已不那么重要,两人默契地选择了同仇敌忾,过命的兄弟情早已超越了所谓的正邪阵营。

这部片子拍得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它所刻画出了人心中自己也掌控不了的那份波动。信任也好,猜忌也好,本以为是生死之交,坚不可摧,可一旦某个契机出现,谎言也便如影随形。从前风平浪静时看上去“恒定牢固”的情谊和当下的各种怀疑和揣度在人性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起来。好在沧桑过尽,彼此终有机会明心见性,《使徒行者》展现的是卧底探员的悲情人生。我想身处狼窝的他们未必就丝毫没有过彷徨,未必就从没有出现过内心的摇摆,毕竟周围充斥着太多的诱惑和威胁;可他们又有要做一个好警察的坚定期许。

观影随感



一首来自海洋的歌

——有感于动画电影《海洋之歌》

郁妍捷

《海洋之歌》像营造了一个美极了的梦境。耀眼的灯光一熄灭,只剩大荧幕上几个可爱的动画人物,几处场景连接起找回家的路途。逐帧手绘的动画里,没有炫酷的现代技术,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青梅竹马、感情纠葛,即使是隔着冷冰冰的银幕依然制造出一幕幕悲伤还有温暖的幻象,我在黑暗的角落中静静窥探着,分享康纳与布罗纳深深的爱,感受哥哥本对妹妹西尔莎的欺负和宠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奇幻旅程,他们的故事填满我空荡的心房。这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而我在这个夜晚,打心里希望,所有流浪的心都能找到回家的路。踏上归途,一路是安宁和美好。

《海洋之歌》是一首歌,贯穿着整部影片。满满的爱尔兰风情,悠长舒缓,低低地吟唱,就像慈祥的母亲,哼着摇篮曲哄着怀里的宝宝入睡。曲调朗朗上口,似乎在诉说一个飘渺的古老传说,却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电影的故事的确源于爱尔兰的民间传说。传说,海豹是逝者灵魂的象征;传说,爱尔兰赛尔奇精灵真实存在着,每天穿着华丽,充满欢乐。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唯美传说,画面因此也是唯美的。影片的开头有深夜的

海洋,有打着光亮的灯塔,有新生命诞生与亲人逝去的喜悦悲凉。画面是昏暗的,海洋的蓝跟天空的黑在渐变中整合成一体,等待一道光亮的刺破。小主角西尔莎长到六岁都不会说话,基本无声的画面,只听到小男孩本对妹妹不耐烦的言辞,只看到西尔莎扑闪着大眼睛的无助和爸爸康纳的颓废。他们的奶奶以为城里的生活才能改变这两个孩子,武断地接两个小孩进了城。也许是为了映衬城市里的繁华,简单的画面色彩明显丰富起来,但整体的色调仍旧偏冷,即使有暖黄的灯光照亮整个房间,看着依旧令人心疼。干净的笔触,流畅的线条,分明的颜色,没有复杂的高光和阴影的设计,扁平的画面处理就像我们小时候手绘的水彩画。随着剧情中主人公的情感变化,色调也逐渐由冷向暖过度:当本与西尔莎在回家路上遇见精灵的时候,画面出现亮丽的绿色;当西尔莎终于开口唱出那首《海洋之歌》的时候,暗夜被划开,整个荧幕被晃眼的金色填满,象征着团聚与幸福。这段在本心中、在西尔莎心中、在我们观众心中都是神奇的旅程,足以镌刻成流金岁月。一幕幕景,是流畅的绘本,硬朗的欧洲画风带给我们的又何止是视觉的盛宴。

《海洋之歌》的故事不

单单有神坛里的传说,还有走进我们内心的世俗情感。本因为失去了最爱的妈妈,也一度厌恶自己的亲妹妹。他无法面对妈妈的离去,就像父亲康纳无法接受妻子布罗纳离开的事实。可怜的西尔莎从出生就失去了母亲,虽然经常被哥哥欺负,却还是愿意接近本。猫头鹰女巫玛查为了不让儿子麦克·利尔继续悲伤痛苦,收走了他所有的负面情绪,也收走了精灵们的痛苦哀愁,装进了玻璃瓶中。玛查以为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快乐,所有人就可以快乐,可是他们都被封印,变成了石塑。我们总是习惯在困苦与不堪中选择逃避,拒绝一切与之相关的任何事情,似乎在与过去完全割离,似乎觉得这样就永远不会悲伤,却忽略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只只鼯鼠,钻进黑暗的洞穴中,单纯地封闭住自己,也阻挡了外界的阳光。布罗纳收走了西尔莎的外套,意味着母女间的世界再无交集,意味着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割裂。

去接受,去融入,去直面,去包容,路才会继续往前。我对影片印象最深的还是本与西尔莎来回城里的那条路。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生活中,路,都是一个永恒的意象。听着来自海洋的歌,沿着回家的路,就是他们找回迷失的自己的归途。



投稿E-mail: jyz@cnnb.com.cn